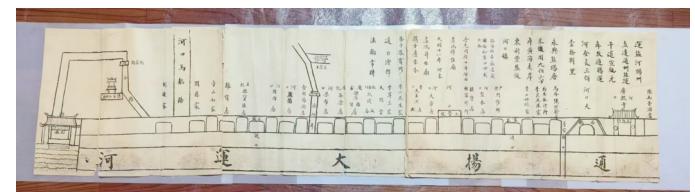




史海回眸

十八里河口老镇

□钱广裕



如今的十八里河口镇，是崇川区陈桥街道党政机关的所在地，也是改革开放后新崛起的市郊农村集镇。可晓得这里曾经还有个河口老镇吗？十八里河口老镇，位于唐闸镇北偏西、通扬运河与刘陈河交汇处，也就是现在陈桥街道刘陈河沿岸的河口村与集成村地带，残留的老镇一条街临通扬运河左岸的集成村。

不久前，笔者在翻阅河口镇海关庙遗存史料中，看到一幅夹在旧经书中的手绘平面图（见图）。细读图文，一个消逝60多年的沿河老镇历历在目。

河口老镇历史悠久，清代《通州志》的地图上就标注“河口”。然而，这幅藏于民间七八十年的手绘图，把河口镇的历史说得更早了。图文写道：“永兴盐场 唐末后周九百六十年 黄海老岸 东利丰监设河口镇（镇海关帝庙道藏编论续编初集四册载）。”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得知，河口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永兴盐场所在地，作为官方治所的永兴场就设在胡逗洲的黄海老岸，也是运盐河扬州直达通州的交通枢纽与盐运关卡。唐末后周960年，由管理盐业的“东利丰监”设立河口镇。

据宋《文献通考》记载，胡逗洲“唐时为盐场，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盐场分布在沙洲潮间及其周边岸线。刘陈河古名永兴运盐河，北起夹江刘桥经陈桥向南入海。胡逗洲南部自平潮经唐闸到狼山对岸，当时的狼山、军山尚在海中。海岸又称老岸，黄海老岸的永兴场出产的“吴盐”由河口集散装船，经长江北上至白蒲、如皋，进入汉吴王刘濞开凿的古运盐河到达扬州。可以说，永兴场港口——河口，是南通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

又据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唐东海徐夫人墓志》记载，南通境内发现的首座五代墓葬地在“永兴场王铎铺界新河北永兴场运盐河东200步。”碑文中的“新河”指新开凿的通扬运河，永兴场运盐河即为刘陈河，王铎铺则为永兴场“专漕运，副上供”的盐运递铺，也在河口区域。徐夫人墓碑文是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土的，手绘图的画者不可能看到碑文。巧合的是，两段记载都提及“永兴盐场”，可见画者不是“空穴来风”。难怪当代《南通盐业史志》称，“永兴盐场”是南通最早的盐场。那么，河口镇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也毋庸置疑了。

顺便提一个传说，现存的明万历《通州志》记有“崇川八景”，其中“古寺钟声”就与河口有关。古寺，即南通城的天宁寺，建于唐代，素有“一州伟观”之称。天宁寺的钟声，历史极富传奇色彩。传说天宁寺巨铸钟成后，冶铸师临别时告诫僧人不要立即敲打，但僧人对此十分疑惑，没有遵照嘱咐而是敲响大钟，时值冶炼师刚行至河口，闻到钟声便长唱一声：“钟声只能传至十八里了！”从此“十八里”便叫开，成为记载于南通古籍的乡土地名。南通古代民间流传：“先有天宁寺，后有南通城。”南通成陆历史表明，“十八里河口”的涨陆出水，时间远胜州土，可见其历史远于天宁寺、远于南通城，成为唐末五代“唐东海徐夫人”的墓地，它怎么不会是南通历史上最古老的村落呢？

穿越唐宋元明清的历史风云，老胡逗洲与扶海洲、东布洲等融入江海大平原，由于东海东去、长江南移，地处胡逗洲北境的永兴盐场，不得不把卤灶东移南迁。到明朝中叶之后，南通境内南部盐场运盐河皆接通于通州城河，然后进入通扬运河，经河口西行至扬州。后来，永兴盐场最终谢幕，农耕文化在这里生根发展，粮棉耕织生产蒸蒸日上，乃至成为粮棉之仓、纺织之乡，十八里河口老镇依旧是南通盐运和漕运的重要枢纽，画于20世纪50年代前的手绘图，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据图记载，这幅图出自宗教道士之手，线条虽粗疏，但笔简意赅，一目了然。看，“通扬大运河”跃然纸上，“临河一条街”引人注目，寺庙、店铺、住家、渡口挨个排开，40多个名号一一标记：广教寺、石桥（集成桥）、李家渡、李昆先生家、李二先生酒店、河口小学（李家办）、李尊三家、姚家丝线厂丝线店、戴家渡、王家杂货店、马蹄路、卫家桥、古镇海关帝庙……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古镇海关帝庙、马蹄路、河口小学、石拱桥、广教寺都是颇有名气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占有三分之一居户的李氏家族最有名望，参加革命的先辈就有22位，还有许多重视教育工作的名人。笔者借用李氏家族后人李辰民先生一段回忆，来重现图中未能描述的那个年代的状况：

“自前清时开始，小镇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镇上有南北杂货铺、粮油盐铺、黄白酒坊、砖瓦木行、染坊、豆腐坊、猪羊肉铺、药铺、丝线铺、理发店、棺材店，以及季节性收购棉与棉籽的商行，还有两家小茶馆。为了便利运河两岸行人摆渡，在镇南和镇北都设渡口，每到清晨和傍晚，满载行人的渡船往来穿梭于运河之上，热闹非凡。”

笔者亦清楚记得，繁华景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在三年特殊时期，石桥、石街坍塌，广教寺、镇海关帝庙被毁，老镇的店面房被民居替代……

老镇虽逝，遗址尚在，名气亦在。近60年来，经过南通有关专家和乡土文人的不断寻找和挖掘，十八里河口地区留下了一份值得后人称颂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如祖居河口老镇、南通艾蓝染色技艺传承人姜平先生如数家珍的表述：“永兴盐场、王铎铺、新河桥、刘陈河、桅杆田、永宁潭（即倒坝潭）、镇海关帝庙、东海徐夫人墓、胡长龄墓、马探花墓、李方膺父子墓、马蹄路、五里树、集成桥、广教寺、福田寺、天生窑、天生苏棉农场、通产鸡脚棉、蓝草名品‘蓼蓝’、小缸青、‘粉蓝布’、陈家桥的蟹，等等。”

这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个，都是十八里河口地区带着泥土芬芳的珍珠，也是通扬大运河文化遗产不可多得历史遗存，弥足珍贵。为进一步挖掘和保护，2020年11月份，南通市政府把十八里河口地下文物保护区列入全市首批公布的地下文物保护区。最近，又听说市有关部门对这一带又有新规划，所以笔者建议，在规划区的通扬运河沿河绿化带（即十八里河口老镇遗址），恢复河口老镇一条街历史风貌，重建李氏家族宅院（河口小学遗址），复原李方膺父子墓园（建立李方膺纪念馆），重建镇海关帝庙（恢复1922年历史原貌，再现新四军秘密联络点），用于盐业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让老河口镇发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存在两年多的南通人民出版社

□严卫华

整理书籍时，翻到一本20世纪50年代由江苏南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业生产通俗读物《为什么要深耕翻土》，顿感眼前一亮，历史上南通这座城市也曾有过自己的出版社，这对如今绝大部分南通人而言也許还从未听说过。

江苏南通人民出版社位于市桃坞路52号，成立于1953年8月29日，由中共南通地委宣传部、江苏人民出版社领导。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精简机构和编制，该出版社于1960年11月15日撤销。出版社在两年多时间里共出版图书192种，包括《毛泽东思想金光》《江海红旗飘》《南通民间曲调选》等。

虽然江苏南通人民出版社在历史上仅存在了两年多时间，也早已成为南通这座城市的记忆，但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南通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历史。

岳飞与南通的交集

□陶建明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师从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岳飞19岁从军，加入真定宣抚使的队伍，参加宋金联合攻辽的战役。23岁加入赵构的队伍，为下级军官，因功升为秉义郎。24岁，岳飞因“越职上书”被免职。同年，岳飞被河北招抚使张所任为统制，后转入宗泽麾下，任统制。25岁，老将宗泽病逝，由庸将杜充接任，岳飞在其手下任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建炎四年（1130），岳飞26岁收复建康，8月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上图左起:岳飞像,度军井,颐和园长廊里的包袱锦苏式彩画《岳飞传》中岳家军与金兵交战的场景。

领命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南宋在与金军交战的江淮、江汉地区普遍设置镇抚使，这是利用“群盗”守土抗金的地方军区。南宋也将实力较小的地方军政长官改任镇抚使。岳飞收复建康后，时任神武右军都统制的张俊没有将岳飞部归并入神武右军（官兵），而是推荐其出任地方官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辖区是扬州以东，从泰州到南京。

岳飞认为通泰镇抚使的职责只是据守江北一隅之地，不适合人，便写了一封申状给南宋王朝的尚书省，希望到淮南东路抗金前线一线任职，但没有得到宋廷的允准，还是去上任了。

岳飞到达泰州后，首先张贴“安民告示”，颁布社会秩序管理条例，组织民团，维护社会秩序，拜访乡绅，了解地情、民情，安抚百姓。他探访到通、泰二州粮食短缺，急切间难以筹划，便向朝廷请求加派船粮：“欲乞借支两浙、淮南南路盐钞一千万贯”，熬过眼前的困境，但是送上去的札子石沉大海。因为船只太少，部队只能陆续前来泰州。他将军营屯于城外，不允许士兵随便到街市闲游，并常常各处巡视，严禁军士骚扰百姓，其军队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深得百姓拥护。

在建炎四年夏季，南宋政府对沿江的防务进行了重新布置。九江一带，以朱胜非为安抚大使；由池州到建康，以吕颐浩为安抚大使；镇江以下，以刘光世为安抚大使。此时，任通泰镇抚使的岳飞便隶属于刘光世的管辖指挥之下。

驰援楚州三战三捷

岳飞到达泰州还没几天，就接到北上驰援楚州（今江苏淮安）的命令。

原来金军拙懒和兀术要打开南下的通道，南北进攻楚州。承州（今江苏高邮）镇抚使薛庆为求牵制南路敌人，缓和楚州的紧急局势，率部去与扬州郊外的金兵作战，却不知扬州镇抚使郭仲威贪生怕死不肯协力出击，致使薛庆陷入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后被金人俘获，遇害。王林接替薛庆任承州镇抚使，不久扬州和承州相继被金军占领。

事已至此，岳飞深知援楚之难。他接连向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牒，申述自己

的困难处境，只提出“欲望钩慈捐一二千之众，假十余日之粮，令飞得激励士卒，径赴贼垒，解二州之围，扫犬羊之迹”。拙懒号称20万的大军，猛扑泰州。此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只有1万多兵力，与金军相差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对岸的沙州。

势孤绝援，面对数倍于自己的金军，岳飞不但每次都亲临战场，而且经常身先士卒担任“旗头”。将士的动止进退，都唯“旗头”是瞻，看岳飞如何挥动手中的旗帜。岳飞庄重严肃、不轻言笑，对将士公正无私、恩威相济、赏罚分明，全军齐心抗敌。在援楚战斗中，“三战三捷，杀金将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虽然小胜三仗，由于敌势强大，楚州九月二十五被金军攻陷，岳飞无奈之下退至承州白炭村扎营候旨。

高宗闻报，“诏飞还守通泰”。岳飞于十月初回师泰州。

主动撤离泰州、通州

金军攻下楚州之后，20万大军转向通泰。负责长江下游防务的刘光世此前曾向南宋政府夸口说，已经把沿长江的诸处要隘严加防守，保证不让敌人得以南渡。然而对于敌人入侵通泰军区，他却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

泰州这个地方，无天险可以防守、无地利可以凭借，幸而邻境有一个鼍潭湖，早已被一支由梁山泊转移来的水军所占领，可以借用为泰州的一道军事屏障。这支水军，人数在1万以上，拥有两三百只船舶，在张荣的领导之下，此前就曾与金军作战。当拙懒率领山东境内的金军轻骑过江，应付朝廷。此时王德在江北和金军接触后收兵返回镇江府，而王林和郭仲威都“敛兵自保”。只有东海镇抚使李彦先和赵立“刺臂为义兄弟”，救援楚州非常出力，率部直抵楚州山阳县北神镇，却被金军扼制于淮河中，不得前进。岳飞与李彦先也难以汇合，他率缺衣少食的几千孤军，屯扎在敌人的大寨附近。

事已至此，岳飞深知援楚之难。他接连向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牒，申述自己

金军把张荣的水军驱逐出鼍潭

湖，等于把泰州的军事屏障全部拆除，在泰州的岳飞部队，再没有可以倚仗的军事力量了。

拙懒号称20万的大军，猛扑泰州。此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只有1万多兵力，与金军相差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对岸的沙州。

11月初，岳飞只能主动放弃泰州城，率军退守泰兴县的柴墟镇。金兵的大军迫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河流为丹”。到十一月初七，在难民全部安置于阴沙（靖江）后，岳飞率军自柴墟镇分批渡江，移屯于江阴军境内。十一月十七泰州沦陷，十一月二十通州沦陷。

泰州、通州失守后，岳飞上奏“待罪”。宋廷谅解，只是命令他在江阴军“就粮”，防守江岸，“极力捍御金人，毋得遗漏”金军。

岳飞在南通的遗迹与传说

岳飞任通泰镇抚使虽然不长，但在南通留有遗迹。金兀术攻陷楚州后大举南侵，连盐税颇丰的如皋城，也被金兵占领了。岳飞奉命由泰州率岳家军分水陆两路北上阻击，其中陆路由岳飞亲自率领，直逼如皋城。岳家军行至如皋西十里许八角井（今城西何庄），此地有井栏呈八角形，故得名时，饥渴难忍，岳飞命令休息，因此大家都到这口井打水暂解饥渴。可是一口井够数千兵马饮用呢？当地民间传说表达了美好愿望：当时只要井水不涌了，只要岳飞亲自去叩了一下井栏，井水就溢出井口外，于是，这口井竟供应了岳家军数千人马的饮水。此后，如皋百姓为纪念精忠报国的岳飞，将这口井更名为“度军井”，其井栏得名“圣井栏”。

岳飞任通泰镇抚使时，曾统兵经过白蒲，也留有一口岳家军使用过的古井，名为“济忠井”，旧《如皋县志》有记载。清姚鹏春所撰《白蒲镇志》中说：“济忠井，在白蒲关北。宋岳飞曾总兵过此，时值亢旱，河水尽涸，唯闸北有井，中注清泉，方虞一勺之水不能偏饮，飞对井拜祝，泉即涌出，味甘如醴。公语人曰：‘此井有灵，宜谨护之。’今数百年，岁旱不竭。”



药王楼畔寻遗艾

□冬苇

今日，药园中艾草已不知何在，不过孙思邈、李渔的传说，却为这幢清代建筑的文化内涵，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图左起:后来做的大门,药王楼以及楼上的砖雕。

老建筑

药王楼畔寻遗艾

□冬苇

在皋东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从迎春桥循河北行二三米，便有一座季恺事迹馆。此处原为药王庙旧址。由门而入，东行数米便是“季恺实物陈列室”。陈列室于一幢清代老楼中。此楼上下两层，民间俗称“药王楼”，即药王庙中的藏经楼，饱经数百年风霜，屹立不倒，实属难得。

《皋东历史文化》（200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49页）记载，药王庙始建于唐代，清初倾坏，道士朱瑶章募捐重建，共49间。庙中供有神农、皇帝、扁鹊、华佗、张思邈等神医的雕像、画像。庙中旧有一对妙联：“人欲卫生，不须草木虫鱼，忠孝节廉皆是药；神存济世，纵有贡铅金石，顽残贪虐岂能医。”

有人保存几十年前所摄药王庙旧门旧照，照上可见在峥嵘岁月，山门外砌有水泥弧线大门，两边共有四根笔直的水泥

柱子，中间上方为一颗大大的五角星，下方为又黄又暗的木板门。近年来，为创建季恺事迹馆，山门重新修缮，恢复旧貌，古色古香。

山门内的藏经楼坐北朝南，长10.5米，宽6.27米，高7.54米。此楼颇为美观。屋檐下贴金灰瓦与墙面上的长方灰砖，相得益彰。左右两侧墙面上有一对正方形砖雕——一座石山边，两棵仙树下，一位老叟一手指树，一手执卷，望着远方；山中树下，一位老药师，摸着长须，拄着拐杖，背着竹篮子，满脸笑容，仿佛采到了珍贵的药材。

这幢小楼值得欣赏的还有上下两层的窗户。一楼中间为门窗连体的竖列长门，顶部窗楣为横排连理枝图案，形似蝙蝠，下为大面积的斜格网状图形。一楼两侧及二楼的长行木刻窗户，更有特色，其间雕有对称的蝙蝠、虎符、玉戈等图

案。一楼内顶为黄板黄梁。二楼顶成三角形，数面黑黄色三角形松木板次第排开，其间短机庄重简朴，为无雕花四分之一椭圆形。顶层短机下方还有笔直的随梁枋，起到加固装饰大梁的作用。随梁枋在如皋的众多老建筑中，并不多见。两层之间的楼梯，经过改建，已非原貌。

一棵参天银杏树，矗立在楼后方。几百年来，楼树相望。树下旧时栽种成片艾草，每逢端午前后，周遭的善男信女，来此采摘艾草过节。因此，李渔小时常去药王庙藏经阁玩耍读书。至于园中的艾草，他自然熟悉。

李渔总角之时（虚岁15），回忆幼时在如皋种植梧桐树时，写下名句：“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1991年版《李渔全集·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第5页），可见他从小观察过艾草。